

白羽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十二金钗

上卷

十二金鏢

白羽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上卷

## 作者简介

宫白羽(1899-1966),山东东阿人。本名宫竹心,少时爱好文学,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亲聆鲁迅教诲,承蒙鲁迅修订多篇创作、译作,推荐在北京《晨报》等报刊发表;二十年代中期投身报界,1928年由京迁津,历任天津《商报》等报刊校对、记者、编辑、总编。1937年天津沦陷,始以“白羽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《十二金钱镖》,1938年2月刊于天津《庸报》,一举成名。此后成为职业作家,兼办正华学校、正华出版部。解放后,先后任天津《新津画报》社长,天津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,并被选为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会长(“作协”前身)、常务理事、天津文联委员,后任天津文史馆馆员。

## 内容简介

《十二金钱镖》是白羽的成名作。全书以振通镖局胡孟刚镖头向十二金钱俞剑平求借镖旗开始，随即转入悬疑性的曲折故事，由探风、传警、改道、遇劫、拼斗、失镖，到盗踪飘忽，扑朔迷离。寻镖人多次受骗、扑空，一步紧似一步，书中“扣子”搭得严丝合缝。小说人物刻划入微，生动活泼。如俞剑平的侠气横溢、老练精滑，飞豹子的神出鬼没、狡诈绝伦；黑沙掌的玩世不恭、热血心肠；九股烟的刻薄嘴脸、小人心性，及其色厉而内荏的意识活动，跃然纸上，呼之欲出。

责任编辑  
装帧设计

钱文亮  
方隆昌

ISBN 7-5354-2080-X



9 787535 420800 > 定价:48.00 元(上下册)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## 出版说明

在我国，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，现代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的创作成果，无疑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，为了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，北岳文艺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《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》，共22种。现在我们从中精选白羽的代表作《十二金钱镖》系列作，经过整理、再修订，印行这部“钱镖四部稿”（白羽晚年自拟之名）。

白羽（1899—1966年），山东东阿人；本名宫竹心，少时爱好文学，“五四”前后居于北京。二十年代初亲聆鲁迅教诲，承蒙鲁迅修订多篇创作、译作，推荐在北京《晨报》等报刊发表。二十年代中期投身报界，1928年由京迁津，历任天津《商报》等报刊校对、记者、编辑、总编。1937年天津沦陷，1938年以“白羽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《十二金钱镖》，1938年2月刊于天津《庸报》，一举成名。此后成为职业作家，兼办正华学校、正华出版部。解放后，先后任天津《新津画报》社长、天津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，并被选为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（“作协”前身）常务理事、天津文联委员，后任天津文史馆馆员。

白羽是“五四”以来将新文艺思想引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作家，几十年来海内外不断重印白羽著作。

白羽武侠小说主要还是“金钱镖系列作”，含：（1）初

部作（本传）《十二金钱镖》；(2) 二部作（别传）《血染寒光剑》及其续集《毒砂掌》；(3) 三部作（前传）《武林争雄记》及其续集《牧野雄风》；(4) 四部作（后传）《联镖记》及其续集《大泽龙蛇传》。另外，《偷拳》影响较大。

上述五部著作大都写于1938—1942年间，是白羽写作武侠小说的鼎盛时期。但由于逐日撰写，常常最初构思与后来编著的故事，情节差异很大，并结构混乱，尤其1943年以后写的部分作品，有的是别人代撰，有的前后情节、人物性格矛盾。

白羽哲嗣官以仁教授、孙女官捷硕士，将“钱镖四部稿”重新整理、修订，在保持白羽作品原有风格基础上，在内容上作较大调整，也删去数十万字；又据白羽生前设想，补写十余万字。整理者并加数万字批注。除笔者自撰注解外，另引用台湾武侠小说研究专家叶洪生在“台湾联经版”该著中的评介和“眉批”。叶洪生从文学理论、小说写作技巧等角度评批，很值得一读。这个整理修订本，拟名《十二金钱镖全传》。其中包括：初部作（本传）《十二金钱镖》；二部作（别传）《杨柳情缘》；三部作（前传）《武林争雄记》；四部作（后传）《大泽龙蛇传》。本社拟陆续推出。

## 编辑说明

《十二金钱镖》是官白羽武侠小说的成名作，始刊于1938年2月天津《庸报》，卷一初版于同年11月，由天津书局印行。40年代在天津《天声报》继续连载，更名《豹爪青锋》。到1943年，共出版16卷80章，1946年天津《建国日报》续载最后5章，更名《丰林豹变记》。从1938年至1949年，由天津正华出版部等，共再版6次。最后一版是上海“百新书店”印行的12卷，作者在文字上作了较大修改。

我社此次出版的《十二金钱镖》，第1—60章根据“百新版”，第61—80章根据“正华版”，前75章中有若干章节残缺不全，也参考了台湾叶洪生先生的批校本。第81—85章从未出版单行本，由于连载的报稿至今未找到，由官以仁根据原作十万字的大意，取其连载原题《丰林豹变记》，凭记忆写成一万字的故事梗概，以补其缺。为了理顺原著的结构，抽出《十二金钱镖》原著中的“杨柳情缘”故事，编入“二部作”中。

## 凡 例

一、本书是白羽 1938 年至 1949 年创作的“钱镖四部稿”中的第一部。“钱镖四部稿”实为七部，笔者按作者生前原意改为四部。基本采用原来书名。

二、本书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著排版。文字基本未动，只对原版中的错字、漏字、标点作了订正；原著不分段者，为方便读者，适当分段。在文法上保持当年原著的习惯，如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的使用，等等。

三、本书收入原著中作者的自序、题词、叙略、后记和文友的题序。

四、本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而有些缺遗，为了故事的完整，由官以仁凭记忆，并根据白羽生前构思，补写简略情节。补写之处，均加以说明。

# 《十二金钱镖》：六十年间的评说(代序)

——评介白羽及其书

宫以仁 宫捷

“武侠小说永远是一个引人争议的话题。”这是台湾文学评论家陈晓林在“民俗文学源流与武侠小说的定位”一文的第一句话。纵观八十年(“五四”至今)，横览海内外，确实都在争议。在早年的争议中，在正统文坛上，贬占绝对优势；书的销路武侠却占上风(当然也有靠淫盗取宠于读者的)。作者自卑，读者喜爱。白羽适逢此时，自然也不会例外。八十年代初大陆掀起武侠热，这种情况有所改变；但在九十年代，在文学界对武林盟主金庸的作品，仍有人评头论足。笔者编纂一下这些评说，这不仅是对白羽的评价，也涉及对武侠小说整体的认识。

## 一、三四十年代的评价

最早评论白羽武侠小说的，是几位正统的爱国文人，大都是介绍白羽受鲁迅之影响，参与新文学运动，赞扬白羽的文笔，称其武侠作品着重写实，不致引诱青年上山学道或陷入淫盗；再为白羽写武侠说几句惋惜的话。

天津新闻文化界耆宿吴云心三十年代在“白羽自传《话柄》”序中以惋惜的笔调写道：“假若他（指白羽）那时生活安定，也许不想卖文教学，也许搁下笔，再不会有这些作品出现的。生活逼得他拿起笔来，生活逼得他写开了武侠小说，结果诗穷而后工，一直逼得他有了现在的成就。……我站在老友的地位上，对于他现在的成就并不满意。他为了生活而写武侠，而我认为这于他并不合。他的文章常常有一些幽默的气氛，并且蕴蓄着热，这在武侠小说里不好施展的。他对于现实生活看得很真切，写浪漫气息的故事未免舍其所长。如今《话柄》出版了，这册书表现着他的作风本来面目。我们从这册书，应该认识他不是一个武侠小说的作家！”白羽十分赞赏这篇序。（顺便提及：八十年代初，吴云心为白羽武侠小说作序，仍对白羽写武侠惋惜。八十年代末，笔者拜谒吴老时，他对武侠小说的评价有所变化，他说：“卑视武侠，是我们二三十年代那批文人的传统观念，至今仍发挥作用。”）

郭云岫（当时署名叶冷）在《白羽及其书》中写道：“白羽讨厌卖文，卖钱的文章毁灭了他的创作的爱好。白羽不穷到极点，不肯写稿。白羽的短篇创作是很有力的，饶幽默意，而刺激力很大，有时似一枚蘸了麻药的针，刺得你麻痒痒的痛，而他的文中又隐然含着鲜血，表面上却蒙着一层冰。可是造化弄人，不教他作他愿作的文艺创作，反而逼迫他自挝其面，以传奇的武侠故事出名，这一点，使他引以为辱，又引以为痛。但他的文字究竟够上水平线的。他的名作《十二金钱镖》虽是投时谐俗之作，自认为开倒车，但这部书到底与其它武侠故事不同：第一，他借径于大仲马，描写人物很活，所设故事亦极近人情，书中的英雄也都是人，而非‘超人’，好比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‘壮美的图画’；但非神话。第二，他借径于（西班牙）席文蒂思（宫注：今译塞万提斯，其名著《唐吉珂德》），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

径，有如陆嗣清的‘行侠受窘’，柳叶青的‘比武招亲’，一尘道人的‘捉采花贼’，都是一种深刻的讽刺。以及他另一部名著《偷拳》，写出访师学艺的一个少年杨露蝉，投师访艺，一遇秘惜绝技的太极陈，再遇收徒骗财的大杆子徐，三遇纠缠作奸的地堂曾，四遇‘得遇异人传授’的大骗手宗胜荪，几乎受了连累，这全是有意义的描写。看了他的书的少年，不致被武侠故事迷惑得‘入山学道’了吧。所以他的故事外形尽旧，而作者的态度、思想、文学技术，都是清新的、健全的。至少可说他的武侠三部作（宫注：当时白羽自拟“三部作”，至1946年，作者始改称“钱鏢四部稿”。）是无毒的传奇，无害的人间英雄画；而不是诲淫、诲盗、诲人练剑练拳挡枪炮。我以为他的书恰可与英国的传奇作家斯蒂芬荪相比。他的书能够沸起读者的少年血，无形中给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、一些热。”（以上二文均刊于《话柄》）

六十年前，文艺评论已重视“写实”、“教化”之作用（相当于今日文艺理论之“现实主义”、“思想性”）。北京《晨报》编辑、文艺评论家张腾霄在1940年著文从这两方面评论了白羽作品。张大概也是新文学工作者，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鸳鸯蝴蝶派小说，然后说：“白羽著述的优点很多，最大的一点就是切合人生，信意写出，信意读来，仿佛真有其人，实有其事的一样。而笔法的生动、叙述的流畅，还是小事。……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写实派的影响。”张腾霄在讲到“教化作用”时写道：“在《争雄记》的前几回中，已把袁振武的刚毅果敢的个性、忍辱学技的决心，表现无遗；后来袁振武获得绝艺，实非偶然。这正是中国的民族因循敷衍、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侥幸心理的对症良药。书中描写飞豹子出走寻师、蓄意营救鹰爪王，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动。鹰爪王的夫人及其内姐鲁老姑太的肝胆照人，和武林朋友那种勇于赴救的精神，也正是锻炼中国国魂的绝好榜样。比较一般武侠小说的诲盗滋乱，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

了。”评论家接着说：“一般人常说，为艺术而艺术，所以反对有训诲性的著作。但是为吃饭而吃饭的理由，终究不够理由。吃饭还有它的本来的功用。艺术既是文化的产物，而所谓文化者，当然是重在教化。无教化作用之艺术，究竟不成其为艺术了。白羽的武侠小说固然是为艺术而艺术，但教化之功用，仍然是不可抹杀。”（原载1940年版《武林争雄记》）在九十年代来看，这段教化作用的文艺理论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。

墨婴在1940年著文，从通俗文学与文学创作（注：即现代“纯文学”之意）的关系、白羽文笔特征、思想内容等方面作了评述，文章首先论述了体裁问题，他说：“白羽小说托体章回，从体裁上看是通俗小说；这在作者，也有创作的自觉。他在自序上很谦虚的说：‘武侠之作终落下乘，章回旧体实羞创作。’但是，文学的评价究不能拘于形式，他的每一部武侠故事，在人物描写上是这么生动，情节穿插上是这么合理，而故事进展上又这么自然；虽披着传奇故事的外表，可是书中人物的内心个个都有着现代的人性。这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，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（宫注：墨婴仍鄙视通俗文学）。白羽作品因袭着章回小说的体裁，而内在文心蕴着创作的‘新’与‘热’。”

墨婴评介白羽作品的文笔和内容时写道：“白羽写的是剑客拳师，可是善写人情世态。白羽创造出来的少年壮士，大都倔强，以致到处碰壁，也自讨苦吃。白羽的人物好抬杠，骂起人來是很峭的。白羽的笔‘健’、笔‘洁’，他的小说精严廉悍，力透纸背，要一句一句的读。他写小说多所修改，报刊稿，与初版书、再版书，字句内容各有不同。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，细雕细琢，连一个标点、一个问号也要注意；每一书出，必撰‘提要’，卷前有‘前记’，括叙前情，卷末有‘后记’，预告下文。白羽写武侠，人物尽是些常人，没有一个超人。既没有飞剑的异人，也没有驾鹰的怪叟，更没有骨瘦如柴、力抗万钧的僧道和小

孩。俞镖头被二十万镖银逼得乱跑、求援；铁莲子袒护己女，助女夺婿。白羽小说中的英雄一点割肉喂虎、舍己徇人的侠气都没有；可以称得起既尽情，又尽俗。既尽俗，而又力求脱俗。这便是白羽小说的特殊作风。”

墨婴具体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说：“《十二金钱镖》描写乔九烟的被囚、一尘道人的遇毒，非常生动，得一‘俏’字诀。尤其是‘杨柳情缘’，写女侠柳叶青的娇痴，至今艳称人口。唯在结构上，此书似不如他的《联镖记》。”

这位评论家对武侠三部作的总评是：“《金钱镖》是白羽的成名作，《联镖记》（即《大泽龙蛇传》）便是他的成功作，若论到代表作，则又数着《偷拳》。白羽用‘快爽’的笔调写《金钱镖》，用‘紧促’的笔调写《联镖记》。及至《偷拳》，故意用‘生挺’的笔致写出。”墨婴最后说：“白羽写武侠，却不愿少年的读者迷惑得‘入山学道’！”（原载1939年版《偷拳》）

关于墨婴系何许人？徐斯年教授曾函询笔者，他认为作者是大手笔，对白羽、刘云若作品评论甚透，必是知情人，斯年和张贛生研究员随便谈论过，徐、张怀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。笔者却认为，墨婴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云岫的化名。郭是白羽的挚友，当时是国民党在沦陷区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员，并以白羽的正华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义藏身。他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，对武侠小说观念与白羽相同，都是鄙视武侠题材，尤其避嫌诱使少年“入山学道”。当时报载，有数名小学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，成为正统文人谴责武侠小说的一个“罪证”。这正是白羽时代文学观念的通病。

天津资深报人董效舒1943年以“巴人”笔名，在《新天津画报》发表“论白羽武侠小说”的六篇书评，评论者讲一些赞扬的话后，指出《十二金钱镖》的两大弊病：（1）该书从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鸿和他的女儿柳叶青一段故事，占去三卷多（约30多

万字)的篇幅,而这段故事与全书并没有什么关系,有伤结构的紧严性;(2)柳兆鸿这个人非常讨厌,按侠客的行径当该劫富济贫,所对付的是赃官恶霸,现在柳兆鸿却光和绿林道作起对来,这完全违反了传统的侠客定律。(原载1943年7月10日至15日《新天津画报》。宫注: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,又谈了许多评白羽小说的新见解,笔者将于后文摘引。)

上述评说,多褒,少贬,只有“惋惜”;这是因为笔者只能找到这些原始资料。

## 二、白羽之自评

白羽《话柄》自序的第一句话:“凡是人总要吃饭,而我也是个人。”十几个字可看出他的写作目的。

“自序”还说:“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,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,这就是环境。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,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。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,竟有了销场,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,我……可不负责任。”

白羽《血染寒光剑》自序评论本人作品说:“或问作者:何书为佳?羽曰:武侠故事,托体既卑,眼高手低,愧无妥作。若比较以求,《话柄》回忆童年,文心尚真。《联镖记》人物情节,颇费剪裁,确为经意之笔。次则《金钱镖》二、三、四卷(原书第6至20章)《争雄记》一、二卷(该书第1至12章),《偷拳》卷下(第11章以后,杨露蝉三次受骗和陈清平患病),不无一节可取。而读者眼光与作者不尽相同,或有嫌《联镖记》故事太惨者,谓作者惯置‘正派英雄’于死地,一尘中毒,狮子林遇狙,不知是何居心。且胁之曰:‘若再如此,永不再看阁下大作矣。’一读者更专函相骂:足下专替剧贼张目,岂小白龙(注:小说人名)之后代乎?‘白龙名白,羽亦名白,羽不敢断言也。’然羽之

写联镖故事，预树‘悲壮’一义，而以紧迫之笔出之；或者笔不从心，徒悲不壮，令读者掩卷不乐乎？《寒光剑》勉徇众意，力减‘别扭’，期使观众松心称快。而首卷脱稿，文情散懈，俗气逼人，方惭败笔，乃不意书未付印，预约者、租版者、承销者纷至，宁非怪事？《寒光剑》窃材于《侠隐记》（注：大仲马著，今译书名《三个火枪手》），陈元照脱胎于达特安……”

白羽关于“侠”之含义，大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的概念。我再引一段白羽之自白：“一般小说把心爱的人物都写成圣人，把对手却陷入罪恶渊薮，于是设下批判，此为‘正派’，彼为‘反派’；我以为这不近人情。于是我把柳姑娘写成一个娇豪的女子，目中有己无人。但尽管她性行有若干缺点，她的为人仍还可爱，这才叫做‘人’。而不是‘超人’。所谓‘纣之恶，不若是其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’。那种‘归恶’与‘归善’的写法，我以为不当。我愿意把小说（虽然是传奇的小说）中的人物，还他一个真面目，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样，好人也许做坏事，坏人也许做好事。等之，好人也许遭厄运、坏人也许获善终；你虽不平，却也没法，现实人生偏是这样！”（原载《话柄》）

从白羽的论述中，可以看出他对我国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都不是全盘照搬，而是力图使二者结合，并取长补短。这些认识，以及从他的小说中，都不难看出白羽受鲁迅教诲的痕迹。当然，鲁迅绝无心培养一个武侠小说作家，但在鲁迅精神雨露下别生一枝异花，倒值得人们研究。

总之，三四十年的评论，也都带有“左”的正统文学的色彩，这反映了中国文化观念的历史。

### 三、近二十年的新评

八十年代初，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评论家姜德明发表

《鲁迅与宫白羽》一文，白羽之名，才重现于报端；不久，姜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几句：对宫白羽的武侠小说应该研究一下。从此开了头，作家冯育楠撰“文坛悲士宫白羽”数千字，再写《一个小说家的悲剧》万余字，进而撰传记文学《泪洒金钱镖》十七万字。

天津文学界对《泪洒金钱镖》开了作品研讨会，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。美学家张贛生在会上说：白羽的“悲”，一是个人经历之悲，另外还有一“悲”，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侠小说之“悲”。他若不自卑，凭他的文学修养，可以把武侠小说写出更高水平。作家周骥良认为，《偷拳》也可以算做“纯文学”作品。（以上二君发言，笔者只凭与会记忆，无文字依据。亦未再与二君核实。）

在这个会议以前，天津《今晚报》1985年3月12日刊出张贛生《话说武侠小说》短文，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家的论点。

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赠一套台湾叶洪生批校的《十二金钱镖》，笔者读叶君所撰“白羽小传及分卷说明”和他的眉批，甚钦佩其知识之广、研究之深，但也发现个别事实失误。笔者撰文寄梁羽生，投一稿给中国新闻社。撰文是请梁羽生先生介绍登港报，给叶君补充若干史实；他介绍给武林盟主、《明报》老板金庸，登在《明报月刊》。投稿是叶君批校本所缺之《十二金钱镖》卷十六、卷十七，弥补他的“遗珠之叹”（叶君用语），刊于香港《快报》。信息反馈，叶君来信。笔者赠叶君《话柄》复印件，叶君推荐给台湾《中时晚报》连载，并又撰一文，评介白羽。

八十年代评介白羽之文较多，有的评价过高，笔者不敢引用（如作家刘绍棠《敬柳亭说书》序）。这里笔者只摘抄当代海内外评论家的几篇文章的部分段句。

张贛生在《河北大学学报》刊出《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流

变》专论，他认为白羽“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根底，又熟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，且饱经世态炎凉，这就使他借武侠小说来抒写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。他笔下的侠客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现实武夫，他不把武侠当作救世主来崇拜，而是通过武侠思想与社会现实的脱节，批判了社会的黑暗；在写武侠的可亲、可敬的同时，也写了他们在现实面前的可怜、可笑和可叹、可悲。诸如：一尘道人的捉贼受害，铁莲子柳老英雄携女卖艺招婿受辱，武林泰斗十二金钱俞剑平在官府面前低声下气，乃至陆嗣清的行侠受窘等等，都是历来武侠小说所未曾触及的一面，是白羽把武侠传奇拉回了现实人生，才开拓了这个新境地”。

贛生接着写道：“白羽深痛世道不公，又无可奈何，所以常用一种含泪的幽默，正话反说，悲剧喜写，在严肃的字面背后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荒诞现象。读他的小说，常使人不由得联想自己的生活经历。这体现着大大超出武侠小说本身的一种艺术魅力。所以，正是白羽强化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，开创了现代社会武侠小说这种新类型。白羽的成名作是《十二金钱镖》，共十七卷；但最能显示他文学水平的，则是《偷拳》两卷和《联镖记》六卷……”

“白羽属于受‘五四’先驱者们直接影响的那一代作家，那一代人不同于以后的人，他们大都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，尽管他们热衷于西方文艺理论，但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，在他们的笔下常会自然流露出来，使他们的作品仍保持着相当浓厚的中国味。然而，毕竟白羽是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，所以他的作品中国味又具有某些现代的特色。或许正由于此，白羽的武侠小说较易为今天的年轻人接受，对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也最大，有不少摹仿者。”

台湾武侠小说研究专家叶洪生（梁羽生致以仁函中用语）在1988年5月19日于《中时晚报》以《万古云霄一羽毛》为题著